



题张家界
孟春溪冷生紫烟，白云轻绕晚金鞍。青松叠翠掩长梯，道是张公居此间。
张志广摄影 鲁锁印配诗

屹立中原名校的 沙澧河畔的

■乔保国

1996年，儿子正读初三，面临升学择校问题。一个在漯河四高后勤岗位工作的远亲对我说，让孩子报考我们学校吧，会让他有个好的前程。接着她用发自内心的感受向我大讲学校的“好”：我们学校校风好，走进校园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是清新的；我们学校教风好，老师把学生当自家孩子教，绝不会误人子弟；我们学校学风好，不少学生来自农村，学习肯吃苦，能给自幼在城里生活的孩子起到好的带动作用。继而，她如数家珍般地把学校各科优秀教师逐一向我介绍。这位并不在教学一线的老师对学校充满自豪感的推介，一下子说得我耳热心烫。后来虽然儿子与漯河四高擦肩而过，但二十多年前这位远亲的声音至今仍在耳畔回响，使得我对这所学校一直怀有景仰之心。

如果说，人被景仰必然有其卓异之处，包括学养、才干、风骨、人格魅力等，那么，一所学校被人景仰，自然也有其独到之处，她的校风必然包含了崇文、尚德、责任、敬业、严谨、向上；她的教风必然体现出精心传道、细心授业、耐心解惑、热心育才；她的学风必然贯穿着勤学、勤思、勤问、勤练。漯河四高就是一所蕴含上述精神并将其铸成校魂的学校，因而她能在不同时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一批批可造之才和卓越建设者。

曾于1957年11月17日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亲聆听毛主席对我国留学生发表“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著名讲话的曹刚川将军，2000年5月回母校视察寻迹。将军戎马一生，满头银丝是充盈岁月的馈赠，额上皱纹是丰富阅历的写真。他在校园里驻足凝视，眼前那久违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使得老人深深陷入40多年前在此读书、生活的回忆；他在校史馆看母校建校51年来经历的风雨彩虹，听学校负责人讲述未来的发展前景，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追忆、怀念、眷恋、家国之情……可谓百感交集：是的，他能走出家门、走出县门、走出省门、走出国门，关键在于当年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了曾为“省立郾中”的校门。那是将军人生中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起点！

我们说，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忘不了”，尤其忘不了娘亲的生养之恩，忘不了母校的培育之恩，忘不了祖国母亲给我们插上飞翔翅膀之恩，中华文化传统给中华儿女种下了感恩的基因。做了高官的曹刚川上将没有忘记母校，那些从漯河四高走出的莘莘学子，怎会少了对自己母校的感恩情怀？

乔聚坤，一个在漯河颇具声望的老文艺工作者。他清楚地记得二十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漯河四高苦读的往事。他说学校不仅培养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艰苦朴素的作风、还用智慧的钥匙开启了自己心灵的大门，为他一生提供了汲取不尽的精神文

化力量。刘航冰，一个国税工作人员，他眼前经常闪现漯河四高那些教过自己的恩师的音容笑貌：张春燕老师散发着女性的温柔，播撒着母爱的感情，在课堂上她比报春的燕子更欢快机敏；王祖超老师讲数学是“飞”起来的高手，对“数”的熟知，对“线”的深情，化作三尺讲台上的精彩演绎；何国彦老师站在讲台上，目光如秋水、似宝珠，左右一顾一看，即使坐在后边的墙角，都会感觉到“何老师看见我了”。李莎，一个正在某著名大学攻读的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她每每回忆起在漯河四高求学的日子都心生温暖：她记得“将军楼”前后每年开放的美容花和腊梅花的姿容和清香，她记得担任学校“沙澧之声”广播站播音员并兼任校刊《新萌芽》编辑的桩桩经历；她还记得课余时间文学社撰写稿件，在学科兴趣小组探讨知识奥秘，且常常在晚上去田径场漫步的情景……

走出学校的一代代学子如此深切地怀念着母校，而目前正在四高工作的老师们对学校又有着怎样的情愫？

这个学校的高级语文教师李运生是我的文友，我经常在报纸上拜读他才华横溢的文章，他也是众多爱岗敬业同事中的佼佼者。他曾深情地对我说，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如果再有一次职业选择，他还是选择到漯河四高当老师。因为这里不仅让他放飞了梦想，最难得的还是能一直和孩子们在一起，让自己心态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活力与激情……热爱并乐于献身教育事业。和李运生想法高度契合的还有现任漯河四高副校长苏玉红，当初她放着公务员不干，放着充满美好前程的仕途不走，硬是到副乡长的任上来到学校当老师。她手持教鞭担任了四个班的历史课，这一干就是十一个春秋，且干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她先后荣获“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三八红旗手”、“省学科带头人”、“市十佳共产党员”、“市拔尖人才”、“市杰出女性”、“市最美教师”等荣誉，她为自己也为学校赢得了一串串弥足珍贵的荣誉。

对于这么一所令我仰慕已久的学校，多年来却苦于一直没有理由走进她的校门，于我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在2014年7月上旬，这个机会终于垂临。郾城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包头市文联专业作家、著作颇多的84岁高龄的王念临先生，怀着浓浓的乡愁携新作《故乡记忆》一书回来了。漯河四高的领导闻讯决定在校内为老人开作品研讨会。那日，市里某高校的党委书记来了，漯河日报社的社长来了，市作家协会的主席来了，一些社会名流来了，校领导带领学校文学社的学生们也来了，我亦有幸受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作了《铸刻在心灵深处的桑梓之情》的发言。王念临先生对于在许南阁祠的一侧为他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甚为感动，他说从漯河四高这里，欣然看到许慎故里而今人让沙澧水荡漾着文化的清波、流淌着知识的琼浆，可叹可赞。

就在漯河四高短暂停留的时刻，我的目光滑过学校的一景一物，我的脑海浮现出她走过的非凡历程，顿时觉得有某种奔涌着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断撞击着心灵，它使我感动、欣喜、激越、振奋。我在心里说：这所屹立在沙澧河畔、尽享着母亲河赐予的天然养分、充分体现“崇文尚德、务本图强”之漯河精神的高级中学，每年都会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带来佳音，她被誉为“中原名校”、“人才摇篮”，当之无愧！

(作者为我市知名作家)

将军楼杯 我和漯河四高的故事 有奖征文

漯河市第四高级中学特别赞助

诗香词韵

春天里，我有无端的悲喜

李季
春天里，我有无端的悲喜
总想起你多年前的笑和泪
高兴与否，不在乎桃花开了多少
离恨几重，无关乎梨花落了几天
河水打着结，不肯流去
春风是逆转的钟，一次次带我回到往昔

春天是个幻觉，是虚空中的虚空
如同你我，必然从虚空来，到虚空去
而我不想把落寞的心情都斟满杯中
我想在去往虚空之前
每天都和你在一起

在春天，我总是无中生非，悲从中来
那些独自飘零的花，空空爱着的心

你真的能看见吗，你真的能懂吗
失眠的时候，我面南而坐，一动不动
小南风吹起星光点点
仿佛我正坠入无底的黑洞
我不呼喊，你真的能听到吗

岁月深处那无言的悲喜
是我们搬到枝头的花，是无从躲避的雨
纵然人间多离散，百花依然在开放
我的内心依然柔软而美好，适合你安住

即使前方是虚空
我依然不能停下飞翔的翅膀
我眷恋人间春色，眷恋你娇媚的容颜
多想把血液凝成红绳
紧紧拴住这飞逝的时光

读书笔记

是是非非李鸿章

■张虎伟

公元1901年11月7日，北京天气骤变，满地的黄叶犹如祭祀时洒落的冥钱，当新世纪的阳光白花花地填满贤良寺的大院时，七十八岁的李鸿章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一生。这时，《辛丑条约》刚签订完两个月，俄国公使因“分赃不均”，一个小时前还在恫吓催促他修改条文；六十六岁的慈禧太后还在西安的流亡政府中享受多日逃难、颠沛流离、饥肠辘辘后的片刻宁静，不肯回战火缭绕下的北京城。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列强瓜分中国形式上得以合法化，深陷水火之中的民众对条约的签订人李鸿章咬牙切齿怨声载道，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此时，是年二十九岁的梁启超在举国声讨李鸿章的舆论声中渐渐平静下来，他缓缓理清思绪，认真整理史料文集，他用年轻人少有的淡定和泰然，以一颗史学家的公平心写出了的《李鸿章传》——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李鸿章生于1823年，25岁考中进士，27岁进入翰林院，当他进翰林院的时候，英国已经通过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其人翰林院不到三年，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洪秀全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清廷岌岌可危，朝野大为震恐。内忧外患之下，清廷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放任列强的侵袭和蹂躏，全力剿杀太平军。此时，三十而立的李鸿章跟随老师曾国藩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涯。训练湘军、淮军，出任战场指挥，谋求清廷信任，联合外国剿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带领下，剿灭了太平军。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咸丰帝逃难热河，而捻军叛乱势力范围越来越大。清廷命曾国藩继续剿灭捻军，而秉持急流勇退清政的曾国藩认为收复南京已经完成了平生夙愿，遂称病辞去职务，举荐李鸿章剿杀流寇。随后，李鸿章发挥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用三年时间剿灭了因清政府十年的捻军叛乱，清廷的内乱暂时得以缓和。

平乱之后的李鸿章身居要职，得以在满人主政的清廷有了些话语权。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情势，认为有五百年文明史的中国何以被弹丸之国诸如英法侵略，关键在于武器、军备之落后，于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穷尽毕生之力搞起了“洋务”，师夷长技以自强。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等，购船筑炮，开矿招商，打造北洋海军，训练陆军新兵。他从一名大臣的视角，开启了自己的强国之梦。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灰飞烟灭，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竟被日本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一仗下来，李鸿章二十年的心血全部化为了泡影，而随之的割地赔款更让已摇摇欲坠的清廷雪上加霜。丧权辱国《马关条约》让李鸿章骂名尽揽，国人切齿，群臣责难，在一阵声讨声中李被降职，身退治理黄河。于是，1898年8月至1900年8月，饱经沧桑、历尽磨难的李鸿章终于在晚年可以于黄河边上得以赋闲，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不多的时光了。

然而，历史却再次给李鸿章开了个玩笑，1900年末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兵败城失，国都覆灭。西太后又将垂暮之年的李鸿章推上了“前线”，要求其与八国联军议和。就这样，李鸿章再次顶着“卖国贼”的骂名坐上了谈判桌，再一次割地赔款，再一次丧权辱国。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溘然离世，留下一个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苟且偷安。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带兵十五年，先灭太平军，又灭捻军，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是很难完成这些重任的；办理洋务运动，增强国防军队，师夷长技，没有一定的见识，也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然而

李鸿章却生不逢时，在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中，他一个汉族大臣纵有百般才能，也是声若蚊蚋，犹如孤蚁。李鸿章在德国会见铁腕宰相俾斯麦时，曾问：“作为一个国家的大臣，想为国家尽力，而满朝意见都排斥自己，怎么办？”俾斯麦说：“这关键在于皇帝，只要皇帝支持，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皇帝谁的话都听，而且皇帝身边的人总是借皇帝之名干涉大事，那怎么办？”俾斯麦想了很久说：“一个当大臣的，如果诚心诚意地为国效劳，没有被皇帝体谅的。唯独在妇女手底下办事，那就不好说了。”李鸿章在听后沉默不语。俾斯麦在改革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但是其至诚忧国，最终得到了君主的支持，德国得以迅速强盛。而在慈禧太后手下行事的李鸿章却总被猜忌，纵有兴国之才，却无铁腕之权，最终在国之将倾时黯然离去。

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并非李鸿章推卸责任的理由，梁任公认为李鸿章身居要职，有改变国之命运的职责。对于洋务运动，他批评李鸿章只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只知道落后于外国在于技术不强，却不知道是体制落后。鸦片战争，看似是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实则是背后民主政体支撑；甲午海战，弹丸之国日本后来居上，更说明了政体变革的重要性。但同时，梁启超也表示了对李鸿章的理解，改变政治体制并非一日之功，一个在清廷中被猜忌的汉族大臣又有何力去掀起大浪。李鸿章已经尽力了。

书中，梁公盛赞了李鸿章隐忍的性格，在攻打太平军时，由于失利，曾国藩几次欲跳河自尽，而李鸿章在甲午战败、签订条约等诸多人生灾难性打击来临时依然从容不迫，全力应对。从个人胸襟来讲，李鸿章在曾国藩之上。

初“识”李鸿章是在初中课本上，一个大白胡子、满脸愁容的老人夹杂在满身戎装的侵略者之中，一会儿是跟日本签条约，一会儿是跟八国联军订协议。当时真觉得，李鸿章真是太可耻了，晚节不保，去做些丧权辱国之事，真是人神共愤，人得而诛之。而此后随着年龄渐长，阅历叠增，才了解了这位老人的辛酸与不易。李鸿章何尝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背负“叛国贼”的骂名，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换做你我，又会如何？清朝末年，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无人可望李鸿章项背。当时对于欧美，一度“只识李鸿章，而不知有清廷存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先后到过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对于处理外交事务，可以说有第一手经验，如何在列强纷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李鸿章是有谋略的。然而，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前提下，李鸿章的“谋略”却展示在如何让中国尽少的丧失领土，尽少的赔款。在处理割让辽东半岛的问题上，李鸿章显示了他卓越的外交谋略。根据《马关条约》，中国需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给日本，但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利用俄国和日本的矛盾，总使俄国阻止割让辽东半岛，让其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虽然辽东半岛最终成了俄国的租界地，但相比台湾岛完全被日本占领，李鸿章还是采取了最大限度的补救措施。李鸿章身处境况岌岌之时，他尽了力，虽然做得还不够好。

如今的贤良寺阳光明媚，清风摩挲着苍松翠柏，发出沙沙的低语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生靈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弥留之际的李鸿章留下了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憾，他不知道，一个世纪之后，他心中的强盛之中国已经展现出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倘他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心灵感悟

一满树地落杏花雨情

■薛文君

小院前种着一株杏树。平时我不大爱走动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倚在窗前或坐在阳台看这株杏树，透过它细细的枝干捕捉季节的气息。有一天，我匆匆忙忙去上班时，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杏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布满鼓鼓的苞，不觉一怔，继而一阵窃喜，绕着树干痴痴地寻觅早春的痕迹。那些圆圆的花蕾似乎是初涉大自然的少女，那般羞涩，那般纯净。

也就十来天的功夫吧，这些小小的花苞犹如急急出嫁的姑娘，一转眼竟花俏枝头。粉嘟嘟的似一团淡淡的云霞，只在花托处深红似火，一簇簇一串串妖娆了整个小院，那淡淡花香跟随着柔婉的风袭人垂帘，醉在我心间。

周末的午后，我打开门窗，伴着阳光，倚一把小椅，捧一杯热腾腾的清茶静静欣赏她的倩影。那情景似乎不像一株现实的树，倒更似一幅纯美的画，不惊不扰，不喜不

儿女情长

忆姥姥

■林民环

清明时节，站在姥姥墓前，妈妈不停地念叨：那个慈祥平和的老太太已经离开我们十九年了。

姥姥一生坎坷，幼时丧父，瘦弱的身躯早早地挑起重担，帮着拉扯弟弟妹妹。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因为没有男孩在农村被称为“绝户头”而时常遭人刁难，两个小女儿幼时生病因遭嫌弃不能就医落下残疾，成人后便草草嫁人。尝尽生活艰辛和人间冷暖的姥姥默默地把苦和泪咽到肚里，没有抗争，也没有记恨，而是把满心的关爱全给了她的亲人……

姥姥家很穷，姥姥刚嫁过去一年多，她的小姑要出嫁，家里却办不起嫁妆。姥姥提出把自己的嫁妆送给小姑，让小姑体面地嫁到婆家。小姑被感动得直哭：“嫂子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也还不清呀！”姥姥平静地说：“咱是一家人呀，反正我放着也没用。”

那时候在农村，牲口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样样离不开它。可是，牲口也有生病的时候，当时没有兽医院，也没听说过兽医，牲口生病就只能看它的造化。姥姥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给牲口看病本事，乡里乡亲谁的牲口病了，她就指导着姥爷在牲口的后腿处割开一个口子，塞进去一把粗盐什么的，牲口就奇迹般地好了。消息传开，十里八村谁家牲口生病了，就到姥姥家去看病。每当一家人欢天喜地表示感谢时，姥姥总是那句话：“乡里乡亲的，谁家没有个难事儿，帮一把就过去了。”

姥姥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栽满了各种果树：桃树、梨树、杏树、李子树、枣树、柿子树，春天来的时候，树上就开满了粉色、白色的花，那时候不知道花香，只觉得姥姥家比别家味道好。再过一段时间，果树上就挂满了绿绿的、黄黄的、粉粉的果子，惹得小伙伴经常来树下转悠。果子慢慢地熟了，姥姥就带着我，拿一个大箩筐，摘得满满的果子，送东家一盆、分西家一碗，让街坊邻居解馋，姥姥常说：“东西送给别人留名，自己吃了填坑。”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最爱姥姥来我家，因为爸爸在外工作，妈妈永远都是忙碌的，不是忙地里的农活，就是忙着做一家人的穿戴用品。只有姥姥来的时候，我才可以躺在她温暖的怀抱里甜甜地睡觉，而不是独自坐在凳子上睡。

那时候，家里只有妈妈一个劳力，为了挣满工分养活一家人，我不满一岁的时候，妈妈就经常把我送给姥姥照看。每到想妈妈的时候，姥姥就抱着我围着一棵大树转呀转，边转边唱找妈妈的歌谣，转

怒。我也只慢慢地品味她的每一寸绽放，细细领悟她的每一缕淡香，仿佛自己也已经不是自己而是一株杏树，与她默默对视。那种淡淡的喜欢是晕染在心底的水墨风景画，别样的雅，别样的纯。

“春花占尽春无限，只是风雨最无情。”一场风雨在夜间敲开了帷幕。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起身拉开窗帘又断然拉上。夜在花事里摇曳。第二天醒来，雨停歇了，风还在不经意地吹着。满树的杏花飘飞了一大半，潮湿的地面上贴着一层洁白花瓣，远远看去像是一场雪的心事。花瓣飘散的枝头一枚枚鲜红的花托格外醒目。我俯在窗台，除了沉默没有哀伤，也没有赞叹“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只静静回忆她的初暮、静放和零落，就像回忆一个人一生的历程，该在哪个阶段发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淡定，得与失的从容。花开是美丽的，花落也是一场美丽，她们何尝不是都在春天里演绎自己的故事？

“一树杏花雨，满地落花情。”杏花开时是灿烂的人生，落时是诗意的人生。没有哪一树花会长开不败，没有哪一轮月会长圆不缺，没有哪一段人生会平坦坦而没有坎坷。所以看淡了，风雨同在；懂得了，宠辱不惊。只在每个时期能做最好的自己，也就是那朵在春风里笑得最灿烂的花，不管是初蕾、绽放抑或凋零。

“花开花落是常事，不悲不喜乃人生。”随着这株杏树捕捉自然，捕捉人生，也恰是在喧嚣的红尘里选择一处安放心灵的空间，不争不抢，不悲不喜，把自己交给了自然，自然也便属于我，让所有的情怀在杏花间飘飞、释然，自己便在一幅纯美的画，不惊不扰，不喜不

着听着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趁我睡觉的空儿，姥姥就忙着给我做饭，想方设法从极有限的粮食里摆弄出些花样来，尽量让我吃得更多。只要在姥姥家待上几天，我就会变成胖胖的瓷娃娃。

我家和姥姥家的村子相隔只有3里地，远远地从这个村子一眼望到那个村子。我大一点的时候，在约定的时间里，妈妈就把我送到村边，让我拿一个红手绢，走着、摆着、摆着、摆着，慢慢就摆到了姥姥家的村口。直到红手绢高高地举起来，那是姥姥给妈妈的信号，妈妈才放心地地下地干活去。

为了让几个女儿过得轻松一点，姥姥经常白天忙自家的活儿，晚上到几个女儿家帮衬做点什么，给这家洗洗衣服，到那家缝缝被子，给外孙送个西瓜，给外孙女做双鞋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惜我那时候太不懂事，有时看得不合心意，还会冲她发脾气，姥姥总是平静地听完，再按我们的要求做一遍。

从我记事时起，姥姥就和别的农村老太太不同，头发永远都是梳得光光亮的，再在后面挽一个椭圆形的发髻，很是好看。

姥姥从小信基督教，老来没事的时候，她就带着老花镜，捧着新(旧)约全书，手指点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得很顺嘴。我很好奇：从没踏入学堂半日的姥姥怎么识那么多字呢？原来，她经常听教友念，都会背了。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我们上大学，尽管过得很是清苦，但看到我们相继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姥姥的笑容灿烂极了，叫我们任何一个外孙的名字的时候，总是先叫上其他几个，每次都不落下一个。

大学毕业后，我们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每个月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姥姥买件礼物。尽管礼物很小，姥姥收到的时候却总是满脸自豪。记得姥姥收到的第一件礼物是哥哥买的一双花布鞋，姥姥每次出门都要穿着，逢人便“炫耀”：“这是俺外孙买的！”

姥爷走后，我们就把姥姥接到家中长住，这是姥姥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每天我和哥哥下班回家，姥姥总能准确地判断出外孙或者外孙女的脚步声，奔着去开门。那时姥姥已经80岁了，我们担心她走路快了会摔着，“批评”了她好几次，她总是笑眯眯地接受，事后总不改，害得我和哥哥每次回家都蹑手蹑脚。

幸福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一生柔弱又坚强的姥姥却突然病倒了，再也沒起来。她走得那么急，又那么安详，带着满足的笑容……

十九年来，姥姥也经常来到我的梦中，带着知足的微笑，安静地看着我们。

姥姥，我想你呀！